

◆ 徐正綸

格言，在弘一大師一生的道德修養中，起過重大作用。他很重視格言。

所謂格言，據台灣《中文大辭典》解：「言可以為人準則者曰格言，多指砥礪行為之詞。」弘一大師生於「詩禮傳家」的官宦門第，童年時期就很注意道德實踐，因此，他對指引人們道德修養的清金縷《格言聯璧》，早就認真閱讀了。嘗自稱：「余童年恆覽是書。」（見《格言聯璧》題記）一個「恆」字，說明他對此書不是讀一、二遍就算，而是經常讀，反覆讀。他成年以後，仍然不忘此書，說自己「三十以後，稍知修養，亦奉之為圭臬」。直至皈依佛門，對《格言聯璧》還常讀不輟。他在某次「改過實驗談」演講中說：「余自兒時，即讀此書，皈依佛法以來，亦常常翻閱。」當然，弘一大師一生閱讀過的格言集，不只《格言聯璧》一書，就流傳的文字資料看，至少還有明薛文清的《讀書錄》、清梁瀛侯的《日省錄》、蕩益大師《靈峰宗論》中的警訓部分等。但就閱讀時間之長，體會之深，獲益之多來說，要以《格言聯璧》為最了。

對格言，尤其是《格言聯璧》，弘一大師不僅自己認真讀，照著做，還要求他的學生、僧徒也須注意學習和實行。比如，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，弘一大師致函在日本留學的杭一師學生劉質平，除向他提出「宜注意」的六條意見以外，還特「附錄格言數則呈閱」。在同年寫的另一封信中，復提醒他，「不佞前致君函，有應注意者數條，宜常閱之，又格言數則亦不可忘。」信中所說的「格言」數則，都摘自《格言聯璧》。又如，一九三三年正月，大師在廈門妙峰寺向念佛會的信徒演講「改過實驗談」，說到「改過之次第」的第一條「學」時，他說「可先讀《格言聯璧》一書」。

弘一大師走入佛門之後，在繁忙的念經、著律、弘法之餘，為了使前人諸種格言如明薛文清的《讀書錄》、《讀書續錄》、清梁瀛侯的《日省錄》，更能切合當時人們道德修養的需要，選編為《佩玉篇》，並一一加以題記。又據《金剛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有部律》等佛經，以及道安、蓮池法師的修身養性語錄，編成《晚晴集》；摘錄蕩益大師《靈峰宗論》中的僧德法語，編為《寒筍集》，或稱《蕩益大師警訓略錄》。而更要提及的是他把清金縷《格言聯璧》，精編為《格言別錄》，也是他選編諸種格言刪改最多，著力最大的。他還親自繕寫，以他別具一格的書法為載體，使之廣為傳佈。

為什麼弘一大師對格言，特別是《格言聯璧》如此鍾愛和重視？從大師歷次所作演講以及所寫題記可以看出，大師認為《格言聯璧》等格言集能加強自我道德修養，並具有以下幾點獨特的優勢：

一、言簡意賅：中國自古以來盛行語錄文體，如孔子的《論語》、朱熹的《近思錄》、王陽明的《傳習錄》、王夫之的《思問錄》，都屬於此類，而格言也是一種語錄體，只不過它專講道德修養方面的學問罷了。與一般語錄體著作一樣，《格

言聯璧》等格言集的各條，也大多以寥寥的三言兩語，講述有關道德修養的準則，言簡意賅，深入淺出，發人悟省。弘一大師在《改過實驗談》的演講中就說：「須先多讀佛書儒書，詳知善惡之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，倘因佛儒諸書浩如煙海，無力遍讀，而亦難以了解者，可以先讀《格言聯璧》。」這就是說，他認為格言濃縮了儒佛兩家有關道德論述的精華，文字比較簡短，因而可以解決人們面對「浩如煙海」的佛儒諸書而「無力遍讀」的矛盾；同時，由於格言行文較為淺近，明白易懂，也可使初學者消除對佛儒諸書「難以了解」的困惑，因此，《格言聯璧》等格言集，作為道德修養的入門讀物，能使閱讀者較快地掌握「善惡之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」的知識和途徑，有效地提高自身的道德認知水平。

二、讀之有味：格言作為一種特殊的銘文、箴言，與一般語錄不同，較注意文字修飾，有時也講究對仗、平仄。如《朱子家訓》：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；半絲半縷，恆念物力維艱。」「宜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」許多格言讀起來琅琅上口，津津有味，與某些道德論著的道貌岸然，枯燥說教，迥然不同，無怪乎它為人們所喜聞樂見，受到人們廣泛歡迎。對這一點，弘一大師曾多次論及。他說自己皈依佛法以來，常常閱讀《格言聯璧》一類的格言書籍，「甚覺其親切而有味也」（見《改過實驗談》）。一九三九年他為《格言聯璧》作題記時還說：「離俗二十一載，偶披此卷，如飲甘露，深沁心脾，百讀不厭。」弘一大師閱讀格言時所產生的「親切有味」、「如飲甘露，深沁心脾」的感覺，當然是指其蘊藏的內涵，使讀者深受啟迪，但更重要的還是格言的語句生動雋永，引人入勝；否則，弘一大師為什麼閱讀儒家的四書五經及佛教的各種經典時，從未作這樣的評論呢？

三、有的放矢：由於《格言聯璧》等格言集是前人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標準，根據人們處身立世、待人接物等諸多方面常見的各種缺點，提出的勸誡和指引，因此，它具有很強的針對性。儘管星移斗轉，時空變遷，由於人性弱點的頑固和執著，少有改變，而傳承延續，故前人的很多格言，當今仍然適用。現在的立志道德修養者，選擇其中最切中自身缺失的格言，學習之，實行之，就能同樣收到立竿見影之效。弘一大師重視前人格言的鍼砭、勗勉，熱心向周圍的人推薦，其原因就在於此。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，動手選編前人的格言集，就是要進一步加強它的針對性和適用性。他在選編的《佩玉篇》「題記」中說：「其中說性理者，頗近佛法，惜模糊影響，似是而非，故無足取；但其習氣之言，皆精湛切實，可資吾人省惕。」也就是說，將原書中「模糊影響」、「似是而非」的部分刪除，而留下對自身「習氣」足可「省惕」的詞句，使該書在自我道德錘鍊中，起到更有效的指導作用。尤其他精編的《格言別錄》，更可看出他這一良苦用心。《格言聯璧》原分為十類，由於佛教僧侶出離家庭，不問政事，他在選編時，對原書的「齊家類」、「從政類」一條不選，而從「持躬」、「敦品」、「處事」、「接物」等四類中擷取。對書中文字，也作了多處的調整和增刪，其用意就是為了突出當時佛教徒應嚴格遵守戒律和學佛成道的信念。如「持躬類」原第一條：「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。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。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法。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謙。」他編入《格

言別錄》時，將第二、三聯刪去，將第四聯改為：「道德隆重，守之以謙。」這樣的增刪，不但適合僧侶的特殊處境，更強調不論智商高低，道德深淺，都要謙仰的眾生平等理念。這是弘一大師十分強調，一再重申的道德信條。又如該類的第十二條，共六聯，他將原有的第一、二、三聯和第五、六聯統統刪去，只留下第四聯：「學一分退讓，討一分便宜。」並在其後加：「增一分享用，減一分福澤。」通過這樣處理，弘一大師就把當時大力倡導的「謙讓」和「惜福」兩種修養之道更加凸顯出來。正如胡宅梵為大師《佩玉篇》所撰序言：「近時世風澆漓，道德淪喪，救世之藥，其惟格言乎？」格言對道德建設，關係密切。弘一大師重視格言，鍾愛《格言聯璧》，歸根究柢，反映了他完美人格的一生，尤其在皈依佛以後，對自身持戒、修律、苦行，道德完善的執著追求；也反映了他對提昇佛教界，以至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所作的不懈努力。v

徐正綸教授簡介

一九二八年九月出生，浙江溫州人。歷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負責人，浙江文藝出版社副編審、副總編輯。從事弘一大師（李叔同）研究多年，曾編注出版《李叔同詩詞全編》、《漫憶李叔同》等書，並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相關論文多篇。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有《弘一大師詩詞全解》。

